

# 春情只到 梨花薄

三月暮雪 著  
CHUNQINGZHIDAO  
LIHUABO

红颜绝色，谁舍谁收？  
爱是沧海遗珠，  
他们的情感如梨花飘落，  
寂寂无声。





春情只到  
梨花薄

三月暮雪  
著

CHUNQINGZHIDAO  
LIHUABO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 
江苏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 
PUBLISHING HOUSE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春情只到梨花薄/三月暮雪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0. 9

ISBN 978 - 7 - 5399 - 3929 - 2

I. ①春… II. ①三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57557 号

**书 名** 春情只到梨花薄

**作 者** 三月暮雪

**出版统筹** 黄小初 侯 开

**选题策划** 古月珊

**责任编辑** 胡小河

**文字编辑** 芯 伊 曹 振

**责任监制** 卞宁坚 江伟明

**出版发行**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文艺出版社 (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)

**集团网址**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**印 刷**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
**经 销**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**开 本** 700 × 980 毫米 1/16

**字 数** 220 千字

**印 张** 1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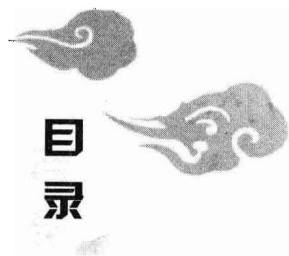
**版 次** 2010 年 9 月第 1 版,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**标准书号** ISBN 978 - 7 - 5399 - 3929 - 2

**定 价** 25.00 元

**影视版权抢订热线** 13911704013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

## 目录

### 起之卷 碧晴只到梨花雨

1

阿梨幽幽地站在铜镜面前，从脸蛋到耳根全是嫣红，像染上了一层胭脂水粉。她抿嘴笑着，明眸朱唇，容光艳丽得直摄杨劼的心魄。

### 伏之卷 片片催零落

35

裴元皓挣扎着伏地去捡，仿佛有细微的勒紧的声音，那种蛊惑的毒俘获了他，他连丝毫动弹的余力都没有。

### 转之卷 夕阳何事近黄昏

81

十九年前的春天，邵府的紫锦楼下，画中女子抱着襁褓中的自己。南城门内外刀光剑影，血腥弥漫天空。烽火燃尽，只余他还活着。

### 折之卷 不道人间

121

杨劼转过身，将阿梨揽入怀中，任凭冷冷的风吹拂他们的头发。他希望裴元皓能够看见这一切，而他，算是第一次向裴元皓发起挑战吧。



## 目 录

185

### 又之卷 银笺别笄当时句

早春都城的天，恍如对面这个女人的心，怎么都猜不透。他始终不能明白，这个法号静心的前朝菁贵嫔，此番又急急地找他干什么。

205

### 轮之卷 密语同心卷

她合着眼，努力想象儿子恬淡的睡意和眼眸里映满星月的那道晶莹，更深触目的却是殷红的血从他粉嫩的腰背流淌而下……

237

### 回之卷 为伊判作梦中人

裴元皓紧抿嘴唇，目光渐渐凌厉。阿梨既不惊也不惧，恳切道：“放弃吧大人，让给杨劫。妾身会陪在大人身边，你去哪儿妾身跟着去哪儿。”

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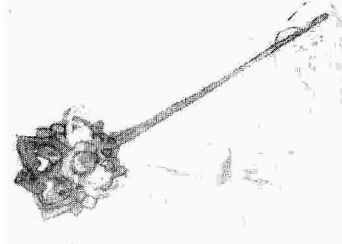


【起之卷】

喜情只到梨花薄

阿梨幽幽地站在铜镜面前，从脸蛋到耳根全是嫣红，像染上了一层胭脂水粉。她抿嘴笑着，明眸朱唇，容光艳丽得直摄杨叻的心魄。

春情到  
梨花薄



## 【一】



都会繁华，商贾贵胄如云，绿窗朱户，瑶台琼阙连绵。

凡是去过都城的人都是这么描述的，强盛的大歙国睥睨天下。

宣平三年春的一天，都城发生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政变，宣平皇帝的亲弟弟举兵谋反，宣平皇帝被弑，江山易主，大歙国进入统正年代。

也就在这日黄昏，南城门隆隆的厮杀声依然回荡在都城上空，宣平皇帝最得力的守将郃宸还在顽强坚守着。残阳如血，血腥充斥着空气。

落日的余晖铺满郃府大院，四周拂着清凉的风，梨花正落，似雪的花瓣纷纷扬扬，永不停歇般。

房间里，琐窗半开着，霞光映出一个修长的倩影。那是一位年轻的少妇，雪白裘袍透迤及地，秀美的眉目间染着微微的笑。她缓缓坐到书案旁，案上是一块质地极好的绛麻绫绢，少妇咬破食指，一滴鲜红瞬间在纯白的绫绢上洒开。

“宣平三载，刀兵旌旗拥，风卷落花万事休。大势已去，破鉴郃郎何在？相见无由。空惆怅，从今断魂梦里，夜夜紫锦楼。”

手捧写满血字的绫绢，她缓步走向摇篮旁。襁褓里的孩子睡得深沉，唇角微微翘着，透着难以形容的恬淡。少妇低头注视着，眼里是极尽复杂的沉痛，半晌，她将绫绢放进孩子身上的小黄袄里，再用碎花棉毯裹住了。

日头渐渐向西边坠去，南城门的喊杀声不知何时停了，阴暗如潮水涌了进来。少妇抱起孩子，从容地走向阒静无人的客厅。

院门突然大开，书生杨靖业从外面闯进来，惊慌失措地喊道：“郃夫人，不好了，南城门已失，叛兵杀进来了！”

少妇似乎已经料到这种结果，她现出一个惨淡的笑，“这么说，我家相公已经……”

“郃夫人，还是快逃吧，保住郃家命脉要紧！”杨靖业同情地看着她。

杨靖业是从千里外的南州赶来的，寄宿在同乡郃宸府里，原以为这次赴考能够夺取功名，却不料亲眼目睹一场政变。他对郃宸还是心存感激的，于是竭力劝说郃夫人携子赶快离开这个地方。

郃夫人仿若未闻，冰凉的指头轻落在孩子的小脸上。孩子不胜其烦似的微睁开眼，



春情  
到  
梨花薄

小嘴努了努，用困倦的眼神看了看她，又沉沉地睡去。邵夫人轻叹一声，小心地将孩子交到杨靖业的手中。

“邵夫人……”杨靖业明白了，一时不能言语。

邵夫人俯身，深深一礼，“无人知晓杨公子来过邵府。孩子便拜托给您了，请给他一条活路。”

杨靖业当下大为感动，慷慨道：“杨某乃一介寒生，多年来仰仗将军接济，一直无以回报。夫人放心，杨家添个人丁倒无人注意。”

“这便好，就把他当做南州人的儿子养吧。”邵夫人微笑。

杨靖业还礼道：“邵夫人如此高节大义，杨某感佩备至。”说完敛了眼神，他抱了孩子，转身而去。

院门哐当关上，府里是死一般的静。

外面起了风，远处传来隐约的嘈杂声，那是叛兵的声音。邵夫人冷冷一笑，捋一捋头上的发髻，款步走向紫锦楼。

当院门再次被蛮横地撞开，大批叛军手持长矛尖刀涌入。一对燕子掠过花影，惊叫着飞出院墙。

映现在眼前的，是紫锦楼上飘荡的影子。白绫低垂，裙裾荡漾。

十八年后的暮春，南州太守府。

下了一夜的雨，南州的上空天清景明，一股股潮气扑面而来，混着泥土和花草的味道。杨靖业所居的庭院位于太守府的东侧，中庭内院以花墙相隔，复廊小轩四绕，曲岸狭长蜿蜒，从长窗俯瞰，幢幢庭院，叠叠屋脊，太守府精致秀美的景致悉收入目。

此时四下寂静，轻软的风吹拂过。

空气中略带慵懒的气息。长窗关上了，冰梅格子的红木窗棂上，镂雕的是麒麟送子图。阳光顺着斑驳的树荫漏了下来，一个娇小的身影出现在窗下，接着是极细微的窸窣声，淡淡的水渍在窗纸上晕开。

窗外的人极其娴熟地将紧闭的窗户破开了指头大小的洞，那双幽澈的眸子在破洞口亮闪着。

屋子里，杨靖业正在和他新纳的第七房小妾耳鬓厮磨着，含混的呢喃夹杂着喘息声，七夫人鬓髻散乱，目光迷离沉醉，像一条妖媚的白蛇，柔软地缠上了老爷的身子……

破洞里长长的睫毛在翕扇，七夫人甜腻的呻吟声划过耳畔，外面的人不由自主地动了动，细微的窸窣声变得清晰起来。



压在七夫人身上的杨靖业似乎觉察了，撑身喝问：“谁在外面？”

外面的人恍然一惊，杨靖业转头看去，隐约可见一个瘦小身影，在窗外一闪而过。

“阿梨！”

杨靖业恼怒地喊了一声，三两下穿了件绸衣，起身打开窗户，那个小身影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杨靖业既无奈又气恼，指着院门，高声骂道：“又是这死丫头，回头看我怎么罚她！”

十五岁的阿梨轻车熟路地穿过复廊，经过一带荷花池，避开了别院仆人的注意，进入了大少爷杨劼的房间。

由于天色暖和，房门大开着。阿梨刚掀帘子进去，就听到杨劼的声音，“阿梨，你上哪儿了？”

杨劼正坐在书案旁，像是刚睡过午觉，深衣半敞着，长长的头发直挂到胸前，说不出的慵惰。知道阿梨进来似乎舒了口气，他合上手中的书本，懒洋洋地问道：“是找伍子去了吧？”

听不到回答，杨劼更加起疑，回头去探个究竟。

阿梨幽幽地站在铜镜面前，从脸蛋到耳根全是嫣红，像染上了一层胭脂水粉。她抿嘴笑着，明眸朱唇，容光艳丽得直摄杨劼的心魄。

杨劼只觉得呼吸窒息，半是责备半是失措地叫她，“阿梨，你怎么又去……”

话音未落，阿梨一个转身，整个人扑进他的怀里，“少爷，你亲我。”

她的声音带着灼热的呼吸，像一只飘忽的蝴蝶，在杨劼的肌肤上游离，簌簌地撩拨着他的神经。

杨劼不禁心猿意马，睥睨左右，轻声道：“小心被美香看见，我怕她去老爷那里告你状。”

“我才不怕呢，你怕了？”阿梨满不在乎地笑着，清清浅浅的，却艳得醉人。

“我是担心你，怕他们又找什么借口把你关进去。”杨劼也笑了，在阿梨粉嫩的脸上香了一口。

“亲这儿。”阿梨尚不满足，撅起了红润的嘴唇。

杨劼发现，阿梨长大了，如一朵含苞待放的梨花，正朝他殷殷绽放着。

他第一次见到阿梨是六岁的时候。大夫人抱着他，乘坐杨家的轿子经过道口，当时南州正值灾荒，淘气的杨劼掀开一侧轿帘，他正巧看见了阿梨。

幼小的阿梨坐在梨树下，咧着嘴不住地抽泣着，身后插着几根细长的苇草，她的奄奄一息的父亲躺在地面上。那时，梨花正一片一片地凋落，阿梨的身上缀满了洁白的花瓣。

春情到  
梨花薄

“花！花！”杨劭大声地叫，大夫人只好下令停了马车。

阿梨成了孤儿，因为是在梨树下被发现的，人们习惯叫她“阿梨”。

青涩的日子如白驹过隙，他们年轻的心智日渐成熟。那种相怜相惜的感觉是朦胧的，有些欢喜，有些迷醉。

杨劭此时被迷醉的感觉笼罩，他情不自禁地俯下头去。

外屋有帘钩儿的声响，杨劭迅速地松开了阿梨，轻咳一声，不自若地道：“阿梨，给我梳头。”

丫环美香一把掀了帘子进来，眼睛朝着两人骨碌碌地乱转。阿梨见美香闯入，有点气恼，眉眼一挑，“大夫人那里有什么事？”

美香不再看她，朝杨劭行礼道：“大夫人又咯血了，她唤您自个儿过去。”

杨劭闻言紧张地坐直了身体，“知道了，你下去给我备双软底靴。阿梨正在给我梳头，我即刻就去。”

美香转身退出，离开时仍不死心地瞪着阿梨脸上那片唇印。阿梨示威性地扬了扬眉，一脸得意之色。

“阿梨，我娘是不是快要死了？”杨劭面色黯淡，不无凄切地问。

“少爷，大夫人要是真没了，你可要挺住啊！”阿梨安慰着，梳头的手却轻微地发抖。

自己是大夫人买进杨府的，说到底大夫人对自己有恩，阿梨不明白，那么善良无争的女人为什么偏偏要死了呢？

很麻利地在杨劭的束发上打了个结，她催促道：“大夫人唤你一个人过去，肯定有什么话要交代，快去吧。”

“前几日我就感觉娘藏着秘密似的，她大概不想带进棺材里吧！”杨劭自言自语着，套上靴子出了房间。

阿梨不放心地送杨劭到了院子门口，直到杨劭的身影在莲花池一带消失，她心里无端地平添了莫名的烦恼，竟怔忡着想起心事来。

远远地，管家带着两名男仆出现在迂廊，径直朝这边走来。阿梨因为分神，待他们到了近前才发觉。她暗叫不妙，想躲进院子里，但管家已经看见她了，“抓住她！”

两名男仆跑上前一边一个挟住她。阿梨挣脱不得，只好扯着嗓门喊：“美香，回头告诉少爷，我又要被关起来了！”

美香听到院子里的动静跑出来，幸灾乐祸地看热闹。管家边走边叱骂阿梨，“老实点儿，挨鞭子还没挨够是不是？”



杨劼一路闷着头进了娘的院子，老远就闻到那种熟悉的草药味。那味道越来越浓，待走进里屋，逼迫得他呼吸都有点困难了。

杨靖业的结发妻子——杨劼的娘安静地躺在床榻上。周围寂静，连个伺候的人影都没有。

听到步履声，大夫人动了动，空洞无神的眼睛转将过来，呆呆地看着儿子。

面对形如槁木毫无生气的娘，杨劼一时心酸，站在床榻前不言语。半晌，大夫人似乎清醒过来，语气有了迫切，“阿劼，去外面看看，老爷来了没有？”

“娘，别念着他了，他早就忘记你了。”杨劼提醒着娘，负气地说道。

大夫人长长地嘘了口气，眼睛里含着深深的悲愤，她突然阴冷地笑起来，“也好啊，杨府如今妻妾成群，我死了怕是连个守灵的也没有。”

杨劼的心里也装满了恨意，他跪在娘的面前，愤然道：“儿子守着您。”

“男人一发迹就变心……他对糟糠妻尤其如此，何况对一个外人……”大夫人浑圆的眼睛瞪着屋顶，咬牙说着，“以前是怕他，不敢说出去……阿劼，难为你一片孝心，娘不想把秘密带进棺材里去……有关你的身世……”

杨劼心中一颤，急问：“娘，您快说，我是不是你们抱养来的？每次老爷看我的眼光不是陌生，就是冷淡，我就怀疑自己不是他亲生的！”

大夫人缓缓地说：“老爷把你交给我的时候，是宣平三年春天，都城刚发生一场政变……老爷曾经投靠过姓郜的老家……那时家里穷，又没子嗣，就把你当亲生儿子养了。具体情况娘不清楚……又怕他，一直不敢问。”

“娘……”杨劼哽咽着唤了一声。

大夫人的眼角淌过一行清泪，一只手从被子里抽出，颤抖着伸向他。她想说什么，呼吸却突然不畅，接着就剧烈地咳嗽起来。

一块绫绢从她松动的手中落下，飘飘悠悠地落在杨劼的脚下。

阿梨挨了几下鞭笞，照例被关进了后院的柴房里。

已过了第二天的晌午，碎金的光透过婆娑的树影照得后院斑驳一片，空气中蕴含了晴暖。静寂处，紧挨柴房的乌柏长得浓密。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迅捷地出现在后院，他的步子落得极轻，几乎无声。

他站立在乌柏下面，娴熟地三下两下爬上了树，双脚圈住树枝，一个倒挂金钩，脑袋伸进了柴房的天窗。

柴房里，阿梨懒洋洋地靠在柴垛旁，坐得久了，双腿有点僵硬。阵阵饥饿感加上后背的鞭伤折磨得她几乎透不过气来。她气恼地嘀咕一声，又翻了个身。

春情到  
梨花薄

啪，一只圆滚滚的馒头从天而降，不偏不倚落在她身边的柴丛里，接着又是一只。

阿梨粲然一笑，抓住馒头大口咬着，抬眸望着天窗，含糊地叫道：“伍子，怎么现在才来？我快饿死了。”

叫伍子的少年看着阿梨的馋相，咧嘴笑着，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，“今日厨房里总是有人，我好不容易才逮上机会。”

伍子的父母是杨府的长工，因为贫穷，伍子的四个兄长全部送了人，伍子从小长得英武机灵，他的父母不忍心，好说歹说方经杨靖业的允许，带进了府中。伍子与阿梨一块儿长大，却是自由身，无人管束他。

“你被关起来，大少爷怎么没反应？”伍子突然对杨劭有些不满。

“大夫人病重，他应该守在那里。”阿梨解释着，一只馒头已经进了肚子里，另一只沾上了点碎叶，她用纤柔的指尖捻去，然后悠然吃着，吃得津津有味。一缕阳光落在她漾着恬淡的眉目间，仿佛染上了金色的光晕，耀得伍子眼晃晃的。

他一时失了神，只觉得心跳不均匀，说不出的感觉。

“阿梨，你将来只对少爷好吗？”他脱口道。

“我当然对少爷好了。”阿梨扑闪着眼睛，极为干脆地回答他，“还有你，伍子。”

伍子心下释然，再度露齿而笑。

不管怎样，只要阿梨待他好，他就已经很满足很满足了。

忽然伍子望向院外，竖起耳朵听，辨别声音的来处，“有人来了。”

他朝阿梨嘘了一声，很灵活地攀上树枝，阿梨只听得细微的树叶沙沙声，天窗外的人影已经消失了。她的眼前暗淡下来，四周又恢复了静谧。

柴房的铁锁被啵啵打开，管家出现在门口。

“阿梨，出来。”管家挂霜的脸上褶起皱纹，像是在嘲讽，“你不是很喜欢看老爷和七夫人恩爱的样子吗？现在就如你所愿，七夫人房里缺个丫头，点名要你呢。”

“除了少爷，别的人我不伺候！”阿梨一怔，随即顶了过去。

“臭丫头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”管家勃然大怒，一巴掌甩在她的头上，“你不过是个小奴婢，伺候谁不是任由着你。少爷有美香服侍着呢，去七夫人房里算你有福气，还不快去？”

阿梨摸着被打疼的头皮，瞪着倔犟的眼睛随管家出门。拐过荷花池时她本能地回过头，抬眸望了望杨劭的院子。

小院寂静，少爷还没回来。

七夫人的庭院里，海棠花娇艳无比地开着。阿梨刚进七夫人的房间，一股胭脂清香扑鼻而来，跟杨劭书香气息的房间浑然两个天地。七夫人正坐在鸾凤镜前卸妆，檀



木香案上挂了一件翠粉的戏袍，下面放了五十弦蛇腹琴，在房间里泛着幽暗的颜色。

阿梨听别人说起过，七夫人原是都城里的女伶，弹得一手好琴，那首《黄金缕》唱得荡气回肠，哀婉动人。杨靖业本无心，与旧友文士醉酒笑谈于席间，却不知那日七夫人尤其动情，弹唱得梦断彩云无觅处，引得杨靖业频频仰望。

杨靖业便将七夫人收了房。不知是因她本人还是琴声，七夫人独宠后院。

此时七夫人看见阿梨进来，一边朝着镜里梳理发鬓，一边慢吞吞道：“你就是阿梨？要不是我心善，替你向老爷求情，指不定还要关多长日子呢！”

管家推了阿梨一把，“还不谢过七夫人？”

阿梨低头谢过。

七夫人也不介意，优雅自若地站起身来。阿梨眯起眼睛看着她，七夫人看起来二十刚出头，身姿袅袅婷婷，脸蛋儿虽涂抹得浓丽，倒也称得上是个美人。

打发管家离开，七夫人才将目光转向阿梨，上下细细打量着她。阿梨并不明白七夫人是什么意图，只顾装出一副温顺的样子。七夫人嫣然笑了，很亲切地搭上她的肩。

“看见我跟老爷做的事了？小丫头，会思春了吧？”七夫人的声音拖着倦怠，说不出的坦然，阿梨两腮霎时泛起了红晕。

七夫人断定阿梨不过是懵懂不谙世事的丫头，她扬眉一笑，轻移莲步走至漏窗旁，看向窗外的景致。

窗外是荷花池的一角，水中莲叶转绿，阔大的叶片上水珠沥沥。一只莺鸟停歇在叶片上，随风轻荡，眼光悠闲地东张西望着。穿过透空的花墙，绿柳纷披，可隐约看见杨劭院子斜出的檐角。

七夫人又悠然开口了，“阿梨，大少爷房间里，能够听得到我的琴声吗？”

阿梨一惊，抬眼见七夫人不经意地侧过头，表情还是淡淡的，“大夫人熬不了几天了。可怜的大少爷，真让人……心疼。”

一句话触及了阿梨的心事，她垂下蝶翅一般的睫毛，老实回答道：“奴婢没注意夫人的琴声。”

七夫人幽幽地叹气，暗忖了稍许，又将手搭在阿梨的肩上，仪态端庄地对阿梨说道：“你是我房里的丫鬟了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等大少爷守孝回来，我自会放你回去。”

阿梨听了心花怒放，她感觉七夫人比想象中的亲切多了，于是爽脆地应了一声。

七夫人望着窗外，唇角微微牵起，已是面如桃花了。

## 【二】



春情到  
梨花薄

更梆敲了一响，前院便挂起了盏盏明灯。管家满头大汗地忙前忙后，朱衣婢女端着盘子不停地穿梭，中庭大堂鼓乐交响，清风送来阵阵酒香。

这夜，有个重要人物下榻在太守府。

酒兴正酣，七夫人的琴声悠扬响起，伴着婉转的依词俚曲，后院的人都听得真切，可以想象前院必是奢靡热闹的局面。

阿梨守在七夫人的院外，已经两个时辰过去了，琴乐声不见停止反而情趣更浓。她本就心绪不宁，此时更觉得琴声如刺，犀利地一根根扎入耳膜。

同样当值的婢女哈欠连天，在阿梨身畔伸了个懒腰，嘟囔道：“夜宴何时才散呢？”

阿梨并未应答，她的眼光穿过荷花池，希望能够看见杨劫院子里的一点烛光。

最终，她失望地叹了口气。

月上柳梢头，夜色渐浓，荷花池畔一盏纱灯在游动。管家执灯，后面跟着几名姿色姣好的家妓。

家妓迤邐而行，杏红裙裾迎风飘动，老远就能闻得从她们身上散发出的脂粉香气。院子外的两个婢女目不转睛地望着，直到家妓的身影消失在垂花门。

大献国历代官宦贵胄有蓄家妓之风，用来纵酒奏乐自娱，到了统正年代更是繁盛。因为身份特殊，这些女人被禁锢在某个角落，她们的韶华短暂而绝艳，结局却异常凄凉。

身为太守的杨靖业，此时将最得意的家妓献给了客人。

阿梨突然觉得，比起这些女子，自己的处境已经很好很好了。

前院的鼓乐声渐渐停了，两名丫鬟不敢耽搁，跑到垂花门去迎接主人。婆婆的树枝随风摇影，酒香馥郁。七夫人在这片夜色中搀扶着杨靖业，步履蹒跚地朝这边走来。

阿梨正要上去迎接，从后院方向气喘吁吁地跑来一名女佣，近到杨靖业面前屈膝福礼，语气有点紧张，“老爷、七夫人，大夫人刚才归天了。”

闻言，阿梨猛地一怔，心颤不定。

七夫人一手掩唇，蹙眉道：“大好的时辰，搅了兴趣。”

“慌什么，不知道今晚府里有贵客吗？”杨靖业朝女佣呵斥道，“谁再瞎嚷嚷就撕烂谁的嘴！”



杨靖业被酒气熏得酡红的脸上染了冷意，吩咐后面的家奴，“传话下去，后院的人不许上前院来。裴大人是何等尊贵的客人，难得来南州一趟，须小心伺候着。”

家奴女佣各自领命而去。杨靖业这才满意地携起七夫人的手，继续往前走。

“今晚就让阿劼继续留在大院吧，待明日裴大人回去后再做道理。本官还指望裴大人去皇上那儿美言几句呢，这女人，早不死晚不死，晦气。”

阿梨听着老爷的絮絮说话声，无奈地跟在后面走，转过荷花池时，她不禁往大夫人院子的方向多看了几眼。

夜更深，所有的院子都安静下来。阿梨落步极轻，悄然无声地推开院门，绕过迂廊，向后院深处走去。

暮春的风尚带清凉，一切亭台楼阁笼在昏暗的月光下。阿梨觉得一颗心紧张得快跳出来了，前面屋檐下的牛皮纱灯仿佛杨劼的眼睛，含着悲哀、含着无助。她抬手按住胸襟，才能压抑住心中的那份思念和渴望。

“什么人？”前面突然传来喝问声，接着院门内有人提着灯笼出来。

阿梨见是老爷的家奴，只好停止了脚步，做贼似的压低了声音，回答道：“是我，求大叔让我进去。”

那人用灯笼朝阿梨照了照，“原来是阿梨小丫头，黑灯瞎火来这儿干什么？老爷吩咐了，谁都不许踏进院子一步。谁坏了规矩，当心被关起来挨揍。”

阿梨并没有惧怕，只是急切地求道：“就进去一会儿，我想看看大少爷……”

“老爷今夜就在七夫人那儿，你当值丫鬟却跑这儿来了，越大越没规矩。别在这里胡搅蛮缠，不然我明日告诉老爷，到时怕你小命都丢了！”

阿梨有点呆呆地听着，往院子里瞄了一眼，无奈悻悻地回身走开。

与少爷仅仅一墙之隔，却是那么遥远。她见不到他，他不知道她辗转的心事。阿梨心里像着了火，焚得五脏六腑都疼。

子母砖铺就的小道曲折深长，风吹树叶沙沙地响，高大的院墙外，长满青苔的假山像条面目模糊的影子。阿梨眼珠一转，飞快地爬到假山上，眼望着深邃无边的静夜，放开喉咙唱起那首杨劼熟悉的童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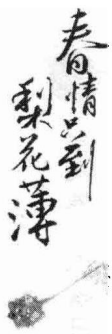
“月亮菩萨弯弯上，弯到小姑娘进后堂……”

家奴又出来了，提着灯笼往这边晃了晃。阿梨迅速地闭上嘴，爬下假山，她见家奴并没有追来，不由得意地笑了。

她的少爷，应该听得到她的歌声了吧？

掸了掸衣裙，阿梨就像只阴谋得逞的小狐狸，轻哼着小曲儿想回七夫人的院子去。





她抬起头，不知什么时候，廊柱下负手站着—个年轻男子。

月色如纱，蒙在高大而浅色的身影上，清晰地勾勒出那人五官分明的轮廓。他并不开口，只是定定地看着她，目光如夜的深邃。

阿梨吓了一跳，单看那人缎袍上的织锦图案，就能猜出对方的身份。

他就是老爷口中的至尊至贵的客人吧？

三更半夜的，他来后院干什么？

脑子里短暂的念头只是一闪而过，她仓促地福了一礼，想轻手轻脚地从那人眼前溜走。那人则仿佛猜出了她的心思，突然开了口，“太守府的夜色不是一般的诡异。”

他的声音与神情—样随意悠闲，咬字很清晰，比南州口音多了点朗润，“你叫阿梨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哪个梨？”

“梨花的梨。”

阿梨紧张起来，垂手立着小声回答。可想而知，从她悄然来至大夫人院门，此人已经在暗处观察她很久了。

虫吟唧唧声下，那人已经站在自己的面前，他身上莫名的清香合着淡淡的酒气顺风而来，阿梨的心跳得飞快。她努力不让自己颤抖手脚，感觉那双深邃的目光凝在她的脸上，正细细地审视着她。

“院子里头的是你家少爷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他多大了？”

“十八岁。”

那人踱了几步，脸上浮起—层古怪的表情，“奇怪，这种年纪的公子该是出来显山露水的时候了，酒宴上怎么不见他？莫非杨太守的大公子是个痴呆不成？”

“少爷好端端的。他饱读四书五经，比—般人都有学问！”阿梨闻言，不假思索地替杨劼辩解，声音也大了。

“好个忠心的丫头，原来问题出在杨太守身上。”像是嗅到猎物气息的猎人，他老练地—笑。

阿梨胆子大了起来，毫不客气地回道：“大人若是没事，奴婢告退了。”

她唯一的念头就是不要与陌生人多言，速速离开这里。

那人并没直接示意她离开，抬头望着耿耿皎月，表情依然平静淡漠，“那首儿歌唱得不错。”